



## 唱歌

## 不只是比赛

□ 谢 飞

欧洲唱歌大赛是欧洲规模

最大、影响力最广、商业运作最

成功的文艺活动，也是目前全球

观众最多的非体育赛事

第60届欧洲唱歌大赛日前在“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闭幕。来自瑞典的阳光型男芒斯·塞尔默勒夫凭借一曲感染力超强的《英雄们》摘得本届赛事桂冠。

欧洲唱歌大赛是由欧洲广播联盟在意大利“圣雷默音乐节”的基础上组织发起的。截至2014年，该联盟已有56个成员。其中，非欧洲成员8个。

第一届比赛于1956年在瑞士卢加诺举办，有7国参赛。比赛中每个国家派出一个歌手或一个乐团演唱一首自选的歌曲，之后观众通过电话、短信或网络投票选出最喜欢的歌手，再由各国将1-8、10、12分投给本国票选出的前十名最受欢迎的歌手，但不能投给本国，最后分数最高者获胜。胜出者所代表的国家自动成为下年赛事的东道主。

欧洲唱歌比赛60年来，已成为欧洲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商业运作最成功的文艺活动，也是全球观众最多的非体育赛事。据统计，今年决赛被45个国家转播，全球约2亿观众观赛。决赛当晚，欧洲唱歌比赛还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最长的年度电视音乐比赛。本次决赛共27个国家参加，是历来参赛国最多的一次。作为对该赛事60周年的献礼，“忠实粉丝”澳大利亚(该赛事欧洲以外最大的转播国)被欧洲广播联盟邀请作为“特殊参赛国”直接参加决赛。联盟将在本次比赛之后研究讨论是否将“特殊参赛国”作为新增规则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很多中国观众对欧洲唱歌比赛还很陌生，但提到从中走出的明星一定耳熟能详。比如，来自瑞典的ABBA乐队夺得1974年的冠军，此后星途顺畅，“妈妈咪呀”、“舞蹈皇后”等代表作脍炙人口，粉丝遍布全球；1988年，代表瑞士参赛的席琳·迪翁后来成为一代巨星；《大河之舞》于1994年以幕间穿插的表演形式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并深受喜爱，此后由7分钟的踢踏舞表演改编为约2小时的剧场舞剧。老牌摇滚乐队Bee Gees、经典流行音乐组合Blue、著名音乐人埃尔顿·约翰等也都参加过比赛。

此次是维也纳继1967年以来第二次成为欧洲唱歌比赛的东道主。虽然在投票环节观众历来不避讳政治及地缘因素，但这毫不影响比赛本身的全民参与性。此次比赛的口号是“建造桥梁”，即跨越国界、文化、语言障碍，搭建交流平台，增进沟通。除宣布结果外，联盟没有规定赛事的官方语言，参赛者和各国解说员可以选择用母语或其他语言。这样殊途同归的做法让不少因语言限制的好音乐被原汁原味地呈现，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它们。比如，罗马尼亚的《从头再来》、黑山的《告别》、西班牙的《黎明》、意大利的《大爱》等都是用本国语言演唱。虽然歌词不是所有人能听懂，但旋律和韵律的真诚打动了所有观众。另外，本届比赛筹备组最初只是一个10人团队，截至赛前，已有3000多人为赛事服务，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各国的志愿者，实现了各种文化的自然碰撞和充分交流。

此次比赛的主题为“包容、融合”。去年代表奥地利出战获胜的“胡子小姐”孔奇塔·武斯特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他的同性恋身份也引来了一些争议。为了配合本次赛事及此前一周在维也纳举行的欧洲最大艾滋病慈善晚会，维也纳市政府更换了市内49个路口的行人红绿灯信号图案。新的信号灯不再是传统的单一小人，而是以情侣的形式出现。除了一男一女的搭配外，市政府灯光部门还特意设计了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图案，他(她)们各自胸口或之间还有心的形状。此举在支持性别平等和自由恋爱的同时，也让更多参赛和观赛的人留意身边的异己并尝试理解他们。

除了交流音乐，这次唱歌比赛还第一次按照环保的标准举办赛事。例如，比赛门票可当做车票搭乘维也纳市内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电动巴士作为专车接送参赛团队和要客；鼓励乘坐飞机至维也纳的游客缴纳二氧化碳排放补偿费；缩短地铁、公交等每班次间隙及延长有关线路末班车时间以鼓励观众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前往比赛场馆。

时代记忆。“五零院”最为成功，这座从破落坍塌的旧牛圈脱胎重生的庄园，里面全是我们乡村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装饰和用物，木墩门槛、泥涂土墙、木櫟列架、昏黄马灯、太师椅子、大红被子、雕花木床……仿佛一种时代穿越，让人回到了解放初的时候，左转转转都是乡愁。在里面吃顿饭可以享用到地道的农家饭菜风味，接地气的屋子，立着坐着都舒服。“客舍似家家似寄”，住上一晚，就会有刘克庄这句诗的感受。

六零山居、七零山居、八零山居……一院一主题、一房一文化，绿荫掩屋，花飘院落，猫咪绕膝，鸡犬来去；乡嫂农庄、双龙酒家、翠竹园、樱花园、惠风园、金谷园、赏樱阁……腊肉绕梁，玉米穗垂檐，酸菜成缸，黄酒满坛。“来坐坐！”“喝碗酒！”各家备足了热忱，随处的招呼声热情得像遇上了亲戚。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路旁的花儿正在开，树上果儿等人摘。”无愧闻名全国的乡村旅游名村！和著名儿童作家杨红樱笔下的诱人好玩的“樱桃沟”同名而同样名气，古朴、恬然、光鲜而传统。

其实，“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碾子是碾子，缸是缸……”落后和不变，不乏感伤。然而，这些不变的景象在现如今的樱桃沟却别有意趣和价值，山、梁依旧，那是他们保护的最好的原生态；石碾子、旧水缸，那是岁月留存的宝物，留给人们随时把玩的往昔光景，留住了过往年头和乡风民俗。

# 花样年华樱桃沟

□ 兰善清

樱桃沟，守住家门即可安居乐业；守好农道，就有

不尽的财源

乡土了，他们抢先了一步，走到附近山村的前面。

拿现今的樱桃沟与灯红酒绿的城市PK，其实一点也不输。

樱桃沟人不再做纯粹的庄稼人，不再固守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挣点油盐钱的旧时农人日子，不再盲目地弃旧图新。他们有着城里人的精明，乡村人的能干，一顿茶饭，一篮水果，一晚住宿，一天漫游，都是钱。因而，樱桃沟没有出现其他地方那种老人农业、空巢村庄的荒芜。

怎么概括现今樱桃沟所步入的新时期呢？请允许我杜撰一个“后农耕时代”的词来表述它，也许适宜。所谓“后”相对于几千年来的“前”传统农耕文明而言，后农耕不再以低产出的务农为生存之本，而是以挖潜农业中蕴藏的市场因素为务，创新生产方式，开拓城乡对接的生财门路，让成熟起来、风光起来的乡村模式始终保有农耕文明之灵魂和乡愁，与城市同在，各美其美，各有千秋。

之所以想到这样个词，是因为我惊喜于这个村的改造和更新，不只是笼统机械地解读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方针，而是从农本方面找准定位，让樱桃沟定型于农民

心中想要的那种樱桃沟。多少红火的新农村“三世而斩”，热闹一阵萧条冷寂，而樱桃沟不会这样，它有它的可持续性，城市越发展它就越发展。

我每次登上樱桃沟山垭，放眼旋望前坡后山，总被迎面而来的清新景象和芳香的空气所吸引，总是由衷的叫爽。掩映在浓荫花色中的农户，沉浸在四季不断的田园收成中，似乎特别享受这片属于自己的田地的出产。就连纷飞的鸟雀也迷恋这原生态而又焕然一新的自然景象，树间草丛都有它们栖息的身影。特别是喜鹊，像是这里的迎宾鸟，随时来总能听到它们在附近山巅上喳喳欢叫。鸟儿让环境有了神韵，山水活蹦乱跳四季如春。我们的城市太缺这些了，樱桃沟给了充分的补充。

樱桃沟，被懂乡土的人赋予了它理性发展的前景。有了眼光的村民认识到了过去干打垒的农舍、农家用物的价值，悉心保护，一堵摇摇欲倾的夯土墙、一副老旧陈腐的列架、一台吱吱呀呀的水车……他们都能从文化的视野里发现废中之宝，进行理性再造，使之焕然而成财富。

最让人叫好的是他们以时代为表征而复新的几座农家庭院，彰显当年氛围，体现



旅程

李景录摄



## “琉”光之城

□ 王金龙

鲁中小城博山隐匿在群山环翠之中，似一段澄明清澈的玻璃。而琉璃之于博山，恰如瓷器之于中国。琉璃是炉火中诞生的五彩之魅。《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记述药师如来十二大愿之第二愿时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历来是皇室专用，民间很少见，《明制》载皇帝颁赐给状元の佩饰就是琉璃。《西游记》中的沙僧就是因为打破一只琉璃盏而被贬下天庭的。

博山人擅长火中取“璃”。明嘉靖《青州府志》载：“琉璃器，出颜神镇，以土产马牙、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熬煎成之。”博山在元代称颜神镇，此地山多地少，农耕难以发展。而熊熊燃烧的炉火，将粗糙的沙砾变成细腻的琉璃，为这里带来了繁荣。清康熙十一年《益都县志》载：“颜神镇居民擅其能(制作、出售琉璃)，镇土瘠确而民无冻馁者以此。”

清朝康熙年间，一件独特物件的盛行让博山琉璃得以登堂入室，让这项技艺从手工艺人的茅庐草舍走向艺术殿堂，那就是鼻烟壶。明万历年间，鼻烟由意大利人带入中国。至康熙年间，由于皇室的喜爱，吸食鼻烟逐渐由上而下风行于社会各界，鼻烟壶由此身价倍增，而其中最具工艺收藏价值的无疑是琉璃内画壶。商人王凤诒在北京见到内画鼻烟壶和画内画用的竹笔，回到博山研习内画技术，逐渐形成内画坛上的山东画派，与北京画派同享盛誉。康熙十九年，朝廷设立皇家琉璃厂，当时主要的工匠大多数从

博山西冶街招聘，琉璃制品的各种配方也主要来自博山。进京的工匠把博山传统的琉璃技术带到北京，同时也带回一些新技术。其中，用铁制吹筒吹制琉璃的技术就是乾隆年间由北京琉璃厂传入博山的。通过北京和博山琉璃生产技术的频繁交流，博山琉璃业随之发展迅速。

琉璃兴，博山盛。而博山琉璃尤以西冶街炉火最旺。清代至民国初年，博山琉璃业步入黄金期，西冶街几乎家家以琉璃为业，从业者最多时达4000人。在西冶街南口，有一条进出山城的青石板古道，其上留有巴掌大小宽、约十厘米深的车辙凹痕。这里镌刻着博山曾经作为玉石研细后，用硝酸钾煅烧，制成料器。这里的山丘蕴藏着丰富的石英矿、石灰(岩)和煤，而这些都是制造玻璃的重要原料和燃料。数千年

清代博山工业的发达，引起了洋人的惊叹。德国传教士、地理学家雷却特霍芬和英国传教士威廉姆森在同治年间都曾到过博山，他们分别在《旅华日记1868—1872年》和《中国北方的旅行》中对博山作了生动的描述：“山东博山的料器，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每年经由济南输出的数量约7000担。博山是我们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所遇见的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城市工厂区的上空，笼罩着一片浓黑的烟云，到处是烟熏火燎的景象，似乎使人们感到一切都在工作着、运动着。聪明又智慧的匠师们把附近出产的岩石研细后，用硝酸钾煅烧，制成料器。这里的山丘蕴藏着丰富的石英矿、石灰(岩)和煤，而这些都是制造

玻璃的重要原料和燃料。数千年

樱桃沟是秦巴峡谷、汉江河畔、鄂西北山区的一个村庄，不是儿童文学家杨红樱笔下的童话山乡樱桃沟，却胜似那童话情景：樱花弥漫，蝶蜂盘桓，景色满满，魅力无限。

年复一年的春景——樱花盛开的时候，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素白如雪的花朵铺天盖地，密集的盛开，疯狂了一般，把一株一株树都开爆了。整个村子，前山后山，都成了银白的世界，强光刺目，皎然映日。此时，赏樱花成为最令人陶醉的美事儿。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都乐意走进这花花天地里，和嗡嗡纷飞的蜜蜂争享沐浴这天然的花露浴。待到樱桃、草莓、桃子从绿叶丛中奔出时，扑满眼帘的是成串成树、密集的樱桃红果，玲珑如珠，金红一片，那光景更是招徕客人；田间是绿叶掩映不住的猩红草莓，胖乎乎地卧着，把人喜得弯下腰就不想起来……

这是本色的乡土孕育的成果，是用收成呈现的实惠风景，来者既饱眼福又饱口福，谁不喜爱？城里人不惜出高价亲自来田间树下采买，好好体验一把采摘的刺激和亲见乡土活物的亲切感受。乘兴而来，尽兴而去，蜂拥而至的人流，兴致比赶集还要高，痴迷的程度比游览名胜还要上心。附近被冷落的有着同样出产的梯子沟、王家学、叶家湾等地，眼羡慕这里爆棚的人气，也把他们出产的农产品带过来卖，沾沾樱桃沟的福气。显然，樱桃沟已不是普通的



## 运动不自虐

□ 陶宗令

看到现在锻炼身体的人越来越多，花样也越来越多，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锻炼身体往往跟生活富裕成正比——假如一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哪会有心思去锻炼身体呢？还有一个原因，我发现，社会财富越丰沛，老龄化越突出，社会个体的自我价值观越凸显，保健意识也越强。再则，社会越发达，工业化程度越高，环境问题也越引人关注，逼着你要去呼吸新鲜空气。

我住的地方离城市公园很近。那里的风景和设施可好啦，有树木花圃草坪，有碧波荡漾的湖，有花花绿绿的水榭亭阁，有曲里八拐的廊桥，有清新的空气，有安装在露天的健身器材，有铺着鹅卵石的小径，还有舞吧、动物园、假山、游泳池、羽毛球场等等。

一句话，公园对我来说可谓天作地合，我经常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悠哉悠哉，好不快活。

并不是我一个人喜欢到公园里锻炼身体。每天早上和晚上，到公园里锻炼身体的人都非常多。主干道上漫步或慢跑的人川流不息，一拨一拨；草坪上做瑜伽的屏息闭目，静若处子；林子里跳集体舞的热情迸发，如醉如狂；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的人汗流浹背，果敢顽强。其他如舞剑弄棍的，做俯卧撑的，练一字马的，赤脚踩石子的，伸展腰肢的，打太极拳的，拍巴掌的，真是五花八门。

不过，也有一些锻炼方式不值得提倡甚至令人担忧。比如走倒步、手彳亍就是例子。

走倒步是在没有视觉引导的情况下往后走，是否会绊倒或跌倒全凭经验判断或偶尔侧过头往后瞟。靠公园南门的一段通道应该还是比较宽阔的，有几个锻炼者经常在这一段路上走倒步。一天傍晚时分，我亲眼看到一个走倒步的中年女子在走到一个拐弯处时，竟一个趔趄仰倒在一块大石头上了。原来那是一块搁在道路边的点缀石，她径直朝它倒走过去，结果重重一绊，便四仰八叉地“躺”了下去。好在那坨石头的上方呈半圆形，不然那个跟头也跌得不轻。

还有一次是一个小伙子，走倒步的时候精力不集中，不知被什么东西一绊，一屁股坐到一丛灌木中了。

另外一种令人担忧的锻炼方式就是手彳亍，即用双手落地，两条腿朝上作弯钩状。整个人上下颠倒，用手当脚彳亍，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上下颠倒的同时前后也颠倒了，所以要朝前看必须死劲将颈子往后仰。这样一来不但非常吃力，而且脸涨得发紫，叫旁观者都看得别扭。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是去锻炼，就应该流汗甚至受苦，具体方式也理应多种多样。

在我看来，锻炼身体只是一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大众化行为，完全用不着去吹毛求疵地强调什么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或者讨论清晨在森林里打拳不科学啦，某某运动容易拉伤肌肉啦，锻炼前最好喝点牛奶啦等等。其实，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只要你有能耐，即便是运动量较大或者运动方式超常也未尝不可。